

文字语言和音乐语言最容易获得,也十分容易自身堕落,或者被图像语言(尤其是视频)化解。文字语言一旦式微,人的叙事、抒情、想象、象征、论理的能力就会衰弱,文明、文化不存;音乐语言一旦式微,人的身体、抒情、想象、象征、精神的空间就会逼仄,文明、文化暗淡无光。

在塑造强大、丰富、整一的人格、种植和培育生长、融合、迁移的知识树,打造想象力和创造力方面,阅读和聆听简直就是方便法门。对我而言,在塑造人格上,这两种语言异曲同工,各有千秋;文字语言的所指相对具体、明确,在种植和培育知识树上技高一筹;音乐语言的所指抽象、含糊,在打造想象力和创造力上棋高一着。

听见音乐的三个阶段:
1.大量听的阶段。听有四种:随机的听、综合的听、分类的听、专门的听,形成对音乐的感受、品鉴、理解能力,逐步构造起无意识的音乐世界,音乐作品可以从这个世界里不断地溢出和涌现出来。
2.借助音乐家、指挥家、演奏家、音乐研究者和爱好者的论述去听,提高感受、品鉴、理解能力。
3.形成自身对音乐独特的感受、品鉴和理解能力。
三个阶段并非泾渭分明,有时

混合渗透,但一定有主导,且第一个阶段一定无法超越,越丰满越好。我一直坚守一个观点:音乐家是用来听的,而不是用来谈论的。
随机听就是非组织化和非结构化的听。在1990年CD时代之前,我在音乐厅、收音机、磁带、LP那里,都偶尔发现过许多令人惊奇的音乐,至今难忘的有:舒伯特的A大调钢琴奏鸣曲(D.664,独奏音乐会)、门德尔松的《即兴回旋曲》(op.14,收音机)、勃拉姆斯的圆号

小心古典音乐的海洋

余江涛

三重奏(op.40,磁带)、霍洛维茨的莫扎特23号钢琴协奏曲(K.488)和13号钢琴奏鸣曲(K.333,LP)。随机的听会给人带来出乎意料的遇见、触发、喜爱,以及后来的沉浸。CD时代和互联网提供了随机听的充分条件。随机听并爱上一首曲子,有时会改变人一生爱乐的路径。
综合听是半组织化的和半结构化的听。唱片公司都会根据自己的版权资源、音乐资源库,用花样翻新的概念,把不同体裁(独奏曲、室内乐、各种交响乐、歌剧咏叹调、合唱曲混合在一起)的名曲组合出不同的音像制品。直到现在,我依然经常听一些这类“杂烩”(medley)唱片。曲子基本都顺耳好听,不消耗气力,符合音乐美的经典、权威标准。分类听比综合听在组织化和结

构化上更进一步。比如你集中一段时间和注意力,去听著名的独奏曲、室内乐、交响乐、咏叹调、合唱曲。你开始专注某一类音乐体裁,往深里走了,感觉到深不可测的惊讶。

专门的听完全是组织化和结构化的。比如你集中去听巴赫的键盘乐、室内乐、交响乐、合唱音乐等一类作品,或者听他全集的重要作品,甚至听一些更加重要作品的不同版本;比如你集中去听卡拉扬指挥的重要演绎;比如你集中去听格林·古尔德演奏的重要钢琴作品。更为夸张的,你去听布鲁克纳、马勒的交响曲全集,威尔第、瓦格纳的歌剧全集。你开始专注一位音乐家、一位指挥家、一位演奏者,专注一部作品不同版本等等喜面的差异,感觉到深不见底的惊喜和恐慌:无边无际的宝藏和生命的短暂发生了冲突。尤其是唱片工业加剧了这一惊喜和恐慌。我知道我收藏的唱片这一辈子也听不完了。

四种听越来越垂直,从随机到体裁综合到体裁分类到专一,这只是音乐的深渊;当四类听混合在一起,一不小心就会把自己弄进回不了头的汪洋大海。加上相应的四类阅读,就可能忘记了自身的劳动、生活才是最重要的。

其实,聆听和阅读都是为人服务的。我们的一切所为都是为了人格、知识树、想象力和创造力,为了劳动和生活。

爱吃糯米食品,可能是一种家传,或是镌刻在基因里的喜好。

记得小时候在云南,每次吃汤圆,是爸爸做的。按今天市面上的汤圆尺寸来看,我家的汤圆有其两个那么大。内馅是花生碎、芝麻、猪油和白糖。咬一口,流出喷香的糖汁,香得很,但的确太大了,我一次吃两只。

冬至前后,云南小镇的街上便可以买到糍粑。像饵块一样放在网架上用火烤了,等到外皮微硬,局部飘黄,抹上蜂蜜吃。如今不少蜂蜜卖家标榜自家产品是野花蜜、椴树蜜或龙眼蜜等,从前云南的蜜没那么多讲究,色泽黄亮,口感滑润。我像小熊一样爱蜂蜜,所以每到糍粑的季节,总要吃不少。

刚到上海的时候,我发现了一种神奇的店,糕团店。上世纪90年代的糕团店和包子铺一样,时刻有热腾腾的糕团出笼。我不喜欢如同细沙攪成的粉色定胜糕,只爱那些一看就肥肥糯糯的、细长如白玉的条头糕,隐隐透着一抹内馅的豆沙;有着豆沙和黑洋酥双重惊喜的双

糯米的七十二变

默 音

酿团;像个肉汤圆、穿了糯米饭外衣的糍毛球。只要有零用钱,我就往糕团店跑,买一只解馋。到了春天,青团上市。受到文学作品的暗示,总觉得那背后有人到乡间野外“采青”的身影。直到很久以后,我才知道市售的青团掺的是麦苗汁,不免有些扫兴。

不用说,十六七岁那年,作为糕团店的常客,我像糕团一样圆。

真正见到“青”是前些年在武夷山。每到清明前,当地朋友去采艾草和鼠曲草,做清明粿。朋友说,如果多放些艾草,成品又绿又清香,鼠曲草多的,更绵,韧性好。自家纯手工,每一批的性格有些不同。清明粿长得像一只青绿色韭菜盒子,内馅有笋

丁、肉碎和咸菜,口味咸鲜微辣。做好的清明粿可冷冻,吃的时候重新蒸熟,便又恢复了弹和糯。

武夷山的不少饭店有道点心叫麻糍,也就是糯米做的现春年糕。打好的麻糍扯成一个个指肚大的团子,裹上白糖和芝麻粉,一定要趁热吃。

可能因为年纪增长,我吃甜食的能力减退了不少。比起麻糍,更爱清明粿。近日,北京的朋友问我要不要麻糍,说有个熟人会做,做好了寄来。共两种,乌饭,艾草。看了她发来的图,与武夷山的麻糍不同,是四四方方的扁糕。说是平底锅煎个六七分钟就好。觉得艾草可能不那么甜,选了它。几天后,麻糍来了。淡淡的青色,煎完后表面泛起棕褐色,有种植物的质感。更好的是甜味淡淡,糯得恰到好处。是春天的味道。

生命的轮回

刘希安

一转眼,我的小孙孙已经满2周岁了,我也过上了含饴弄孙的生活。在照顾孙子的过程中,我时常恍然间又会想起自己已经去世的母亲。虽然母亲去世接近一年,但对她的思念仍然常常萦绕心头。

在同时照顾年迈的母亲和刚刚出世的小孙子这一年多时间里,我深刻地感受到时光是如何在一代代人中流转:母亲日渐瘦弱、衰老,孙子一天天进步、成长,两者都需要精心照顾,在照顾母亲和孙子期间,我充分感受到人生就是一个轮回。

鲐背之年的母亲经常生病,时常住院,有时一住就是一个月,我们兄弟几个每天医院家里两头跑,疲劳不堪,好在我们兄弟多,大家轮流。看到母亲一天天衰退,慢慢不能走路了,生活不能自理了,我感到无比悲伤和无奈。

孙子从呱呱坠地只会挥舞着小手、蹬蹬小脚,到慢慢地,他自己能够趴起来,从坚持几秒钟就倒下去,到能坚持几分钟,接着学会翻身、蹒跚学步、学会说话,现在,他能够骑着滑板车飞快地在路上前进,要追上他,我累得气喘吁吁,他也开始调皮恶作剧,看着被耍的大人,咯咯咯笑个不停。看着他一天天快乐成长,我感到喜悦和希望。

在母亲生命最后时间有机会照料母亲,是一种尽孝之责;让我照顾孙子又让我感受到人的生命力量之强大,感受到天伦之乐的幸福。

这段经历使我意识到,人的生命既是朝气蓬勃的,又是脆弱无力的。时常感到新生力量,时常感到死亡临近的恐惧,让我明白了人的一生其实是如此简单,有快乐也有悲伤,有惊喜也有无奈。

走过流年的风景,目送生命的轮回,才懂得,每个人都是过客,生命的要义在于珍惜当下。

动车飞驰,窗外的祁连山连绵不绝,雪下得正欢。越过千山万水,穿过河西走廊,我终于见到了重镇敦煌,梦中常常相见的敦煌,顶礼膜拜的敦煌。没想到春分后的敦煌,迎接我的是梨花漫天,恍若隔世,时光一下子有了神采,2000多年的斑斓岁月啊!这是我大前年去敦煌的情景……

敦煌古称“沙州”,其灵魂为莫高窟,始建于十六国时期。据唐《李克让重修莫高窟佛龕碑》记载,前秦建元二年(366年),僧人乐僔路经鸣沙山,忽见金光闪烁,如现万佛,即在岩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。后法良禅师等又在此建洞修禅,称为“莫高窟”。

受疫情影响,人世间的喜怒哀乐交织生长,有人发给我诗:“我不知道你在哪里/但知道你在世上/我就很安心”,被隔离的网友以诗文再造的方式调整情绪。面对这战“疫”的春天,人们在战斗,我困在家中,只有用语言观照着现实,用笔蘸取当下的感受而写下一些文字。无论生活多么艰辛,波澜不惊的春日都不会背叛世人等候,春风春雨,不会辜负任何一颗感知它们的心。

那次去敦煌,总算基本弄清其来龙去脉。经多少代人前赴后继,莫高窟终成“千佛洞”,亲临酒泉,东向祁连山支脉三危山。斗转星移,阴阳轮回,屡遭重创,仍存历代洞窟735个,彰显洞窟建筑、彩塑、绘画三位一体的综合性艺术。彩塑主要有佛、菩萨、弟子、天王、力士像等,多

春日敦煌,大漠梨花

管苏清

以夸张的色彩表现人物性格,神态各异,堪称一部中国古代千年佛教彩塑史。现存壁画瑰丽多彩,雄伟精美,佛经故事,山川景物,亭台楼阁等,十六国至清代1500多年的民俗风貌和历史变迁尽收眼底。古代艺术家兼蓄众长,吸取了伊朗、印度、希腊等国古代艺术,打造出“墙壁上的博物馆”“世界上最长的画廊”,一部跨越千年的“形象历史”。

莫高窟还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文物宝库。清光绪二十六年(1900)发现了震惊世界的藏经洞,出土经卷、文书、绣、画像等5万多件,价值极高。不幸的是,一些文化大盗接踵而至,从王道士手中骗取4万多件藏经洞文物,现分藏于英、法、俄、日等国的众多公私收藏机构,造成中国文化史上空前浩劫。

敦煌遗书,包罗万象,内容涉及四世纪到十一世纪中国古代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学、史地、医药、科技、民族、宗教、艺术等各领域,后形成了以研究藏经洞文书和敦煌石窟艺术为主的学科——敦煌学。1944年,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,敦煌莫高窟保护与研究工作正式开始;1950年,敦煌文物研究所成立,国家正式参与敦煌文物保护、维修与研究;1961年,敦煌莫高窟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;1987年,敦煌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“世界文化遗产”名录。以常书鸿、段文杰、樊锦诗为代表的一代代敦煌人献身伟业,可歌可泣,感天动地。

往事并不会随风飘散,那些浩繁的断简残片,

是先人对子孙的话问孙。长河落日,大漠孤烟,千古佛号,万里丝路,伟大的背后印着苦难和没写完的故事。

春日敦煌,大漠梨花,靛艳寒香,含烟带雨,拽牢了多少行人的眼神,独占枝头的仅是似锦繁花吗?2000多年前,敦煌立郡,横空出世,天人合一,大美无形,令人神往。

历史让我沉浸深思,夜不能寐,是什么成就了敦煌?鸟鸣晨曦,寻找出答案:爱,是一代代人赤诚之爱!也许这不是准确的答案,但爱能说明大多数问题。或许生活亦是如此,它不是人生的答案,却能让日子不再乏善可陈,让生活有滋有味。

战“疫”的春天有了爱,亦是美好的。



和春住

(插画)

郑丽萍

时的川中内战,接下来的《川军出峡》,让他更感兴趣。他当即飞来成都同我细谈了这三本书,并签了出版合同。

这两三本书是成功的。尤其是《川军出峡》,第一次艺术地全面地展现了川人川军抗战,很有影响。抗战期间,四川出兵350万,伤亡64万。当时,全川每十四五个人,就有一个在前线作战,一时无川不成军。无

春的后面不是秋

田 闻一

论是出兵人数和伤亡人数,四川都是全国第一。在抗战最艰难的时期,四川一省单独承担了全国税赋的三分之一。当时全国重要的工业、科技和高校的大批人才精英,大都转移到了四川;四川成了抗战的大后方、抗战的坚强堡垒。之后,中国文史出版社将这三本书加上我另外两本相关书,出版形成规模的“川军系列书”。

就在我集中精力写作这批系列书时,恰遇汶川特大地震。《羊城晚报》约请我写地震方面的稿件。我虽然没有去汶川,但对成都的受震情况非常熟悉、感同身受,因此放下手中的写作,专门给他们写了几篇地震的文章,反响不错。与此同时,我对身边层出不

穷、内涵和外延都很深的平民故事很有体会,适时写了好些文章,陆续发表在《新民晚报》“夜光杯”上。这些因小见大的文章大受欢迎,大都入选我年前出版的散文随笔集《沿路折花》。

这就完全不觉时间的流逝。猛然回首,这才发现,退休已经十余年了。回味退休这些年,我过得很充实,很愉快,很有成就感。

当初刚退休,《成都日报》记者采访我,说我年届花甲,我都受不了,而现在不觉已近古稀之年。我觉得人生有不同的阶段、不同的阶段得做不同的事。我得适当作些转移、调整,因此,今年我报了成都老年大学工笔画班,准备好好学习学习工笔画,陶冶性情。

我对未来有完整的规划,也很坦然。面对每个人早晚都要面对的那轮缓缓垂落、然而无比瑰丽的夕阳,我不怕老;不畏惧、不悲观、不消沉,我要一边好好欣赏那轮无比瑰丽的夕阳,一边为夕阳增光添彩,从从容容、洒洒脱脱走下去,尽可能把自己的一生过得丰富而多彩。

十日谈

人生第二春

责编:殷健灵

明日请看
《归田不卸甲》。

